

《淺談道次第》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8年7月24日—8月5日

地點：新加坡

課程：第四講

今天上午我們提到：投生為人的我們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最終都必須面臨死亡，這一點是確定的；至於什麼時候死、在哪裡死、用什麼狀態死，這一點則是我們無法確定的。當死亡到來時，我們周圍的朋友、我們所累積的財富，甚至從小到大我們所擁有的身體，都沒有辦法幫助我們，這一點也是確定的。其實這個道理對我們來說，應該不難懂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們的心中始終不斷地現起「我今天應該不會死，明天應該也不會死」的想法，這個想法不斷地從我們的內心深處湧現出來，而且從小到大這樣的想法未曾中斷。由於我們心中不斷現起這種想法，所以我們對於現世的安樂始終執迷不悟，我們之所以會如此貪著現世安樂，沒有其他的理由——因為我們只考慮今生。在只考慮今生的基礎之上，由於我們想要追求快樂，自然會貪著現世安樂，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改變這一點，我們應該先轉變自己的念頭。

的確，對於初學的我們來說，想要在短短幾天、幾個月，甚至幾年當中，將追求現世安樂的心扭轉成追求後世安樂，這一點很困難，但至少我們可以將在還沒有學佛之前，百分之百專注於現世安樂的心，轉變成是百分之十關注後世、百分之九十關注現世；如果程度再提升一點，百分之二十關注來世、百分之八十關注現世。你對後世關注得越多，你對現世的貪著自然會降低。如果你不想後世，只想著：「我這個不能做、那個不能做、這個不能說、那裡不能去……」你的人生會很痛苦。

所以有很多同學學法的時間越久，壓力越大、越不快樂，對於這樣的人，通常我會建議他：「要不就是不要學法，要不就是改變學法的模式。」為什麼不要學法？因為如果越學越痛苦，「學法」有可能是他的苦因；既然如此，要去除苦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學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這樣，那你是不是應該調整你學法的模式？有可能是你學法的方式錯誤，有可能是你學法的態度有問題；不是我們學的法有問題，而是學法的我們、學法的人有問題。所以，當你發現你學法之後壓力越來越大、生活品質越來越糟、痛苦的時間比快樂的時間還要多很多倍的話，兩條路——第一條路，不要學法；第二條路，改變學法的方式。各位覺得合不合理？（學員：合理。）如果學法會讓你痛苦，那你為什麼要學法？如果不是因為學法而讓你痛苦，而是你在學法的過程中，因為你的態度出了問題、你的觀念有偏差而讓你痛苦，這時應該改變的是什麼？

改變我們的觀念、改變我們的態度，是不是這樣？照理來說，學法的人應該越學越快樂。為什麼？佛當初是為什麼為眾生說法？祂是希望眾生快樂而說法？還是希望眾生痛苦而說法？（學員：快樂。）佛所講的法有沒有給予眾生快樂的能力？也有。最初祂是抱持想要讓眾生看清楚真相、想要讓眾生快樂的想法而說法，祂所說的法也具備讓眾生離苦得樂的能力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學法的我們如果真正有學到法的內涵，是不是應該要呈現出離苦得樂的效果？應該是。對方希望你快樂而說法，如果你將祂所說的法領納在心中，應該要有快樂的效果；如果沒有快樂的效果，是誰的問題？應該是自己的問題吧。所以這時候有兩種方式——不要學；如果你還想繼續學，請你換一種方式學習。有同學會問：「我怎麼知道我現在有沒有走在正道上？」其中一種觀察方式：「在學法之後，你是不是有比以前更快樂？在學法之後，你心中的煩惱是不是有比以前降低不少？」這是很容易觀察得出來的。如果你學法之後，越來越痛苦、壓力越來越大、整天愁眉苦臉，心中的煩惱越來越多，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化解，應該可以確定你不是走在正道上，你已經偏離了正道。這時，你應該把自己的腳步拉回來，試著讓自己走在正道上。這一點可以觀察得出來，騙不了人。

對我們來說，了解無常的道理並不困難；困難的是什麼？我們沒有辦法持續生起念死的心。道理我們都懂，要我們在五分鐘之內安住在這個道理上，應該也不困難；但念死的心無法持續在我們心中現起，這才是麻煩的地方。欠缺念死的心，對我們有什麼傷害？如果在學法的過程中，我們少了念死的心，我們就會在意今生的事。因為如果沒有想到死亡，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什麼？現世。當我們想到死亡，才有可能進一步地想到後世，所以如果沒有想到死亡，我們想的都是今生的事；如果我們只想今生的事，就不會去思索來生的事；如果沒有思索來生，我們根本不會想要學正法。這一點需要舉例嗎？（學員：需要。）

如果欠缺念死的心，我們只在意今生的事；如果我們只想到今生，就不會想到來生。對於這一點，舉一個例子：如果你很喜歡看足球賽，世界盃足球賽的總決賽，如果你支持的是其中一支球隊，你會很在意那支球隊有沒有踢進球，你當下全神貫注地

在看那場比賽，這時你在意的是什麼？當下。在那個時間點，你會不會想到明天的事情？不會。如果有人跟你討論「我們明天要去哪裡玩」，雖然也是你有興趣的事，但是當你全神貫注地在看那場比賽時，你會怎麼回答他？「明天的事，明天再說，我現在要看球賽。」這代表什麼？當我們很在意當下所發生的某件事情時，即便理念上我們知道有未來、我們知道有來生，但那不見得是我們想要去關注的事情，因為當下的這件事情對我們的吸引力比較大。相同的道理，如果欠缺念死的心，即便理性上我們知道有來生，也知道要追求來生的快樂，但當下就是放不掉現世的快樂，我們的心就是貪著在那上面。所以講到來生，你就會覺得這個話題引不起你的興趣，你會覺得：「這個以後再說，等我老一點再說、等我工作忙完再說，現在不要跟我講，我現在要上班、我要賺錢、我要養小孩……」意思是說：要上班的人不用修行、要工作的人不用修行、忙的人不用修行、要顧小孩的人不用修行，是這樣嗎？雖然我們都知道不是這樣，但我們的行為就是這樣。

首先，我並不是說各位，我說「我們」，我不是說「你們」，對吧？「我們」的話，包括我在內，我們的想法多半都是如此。所以我們說：「欠缺念死的心，我們所在意的事情就只剩下今生，而不會有來生。」如果我們不考慮來生，我們根本不會想要學法；即便我們偶爾現起想學法的心，我們也不會把學法當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們會把學法當成例行公事——「今天禮拜六，我要去某某中心上課。」「下個禮拜二，我要去某某中心上課。」這似乎變成了例行公事；我們心裡有想到學法，但是不會把它當成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
我常跟同學們說：「我們常把學佛當成是休閒娛樂，只不過它比其他的休閒娛樂看起來高尚不少——高尚的休閒娛樂。」為什麼這麼說？你看世間人，有些老闆平常工作很忙碌，根本沒有時間聚在一起，週末假日他們會聚在一起打高爾夫球，雖然球技不怎麼樣，但他們不是以把球推到洞裡為打球的目的；他們打球的目的，一方面可能也想要炫耀一下——「我有錢、我有時間，而且跟我打球的人都是大老闆。」因為

他們平常根本沒在練球，所以球技應該不怎麼樣，但在打球的過程中他們會談生意，那也是他們的工作；這不就跟我們學法很像嗎？

一群人在學法，某個時間聚在一起，說真的，我們對法義的了解也沒有很深入。為什麼？因為平常我們都沒有在串習，就跟那些老闆平常沒有在打高爾夫球一樣，所以我們也不是以討論真相作為彼此聚在一起的目的。聚在一起之後，看到彼此都很平安，我們就會覺得很放心，然後聊聊彼此最近發生了什麼事——你家有什麼事、我家有什麼事，偶爾講幾個佛法的名相、說幾個道理，大家彼此心安。「好，時間到了，再見。」這不就是比較高尚的休閒娛樂嗎？到最後一定會有同學說：「至少我們是在串習佛法。」難道你學法的初衷，就是為了跟一群人聚在一起聊聊天，然後講幾個佛法的名相，你是為了這個而學法的嗎？應該不是。而且那種狀態能否稱為「學法」，有待考慮。所以，欠缺念死的心，即便偶爾我們會想到學法，我們也不會把法當成一件重要的事情；縱使我們認為學法是重要的事，也會因為我們沒有念死的心，而不斷地將學法的時間往後延遲。「因為我還年輕，我還有本錢可以玩，等我長大再學。」還有些人，「因為我現在錢不夠，等我賺多一點錢，有錢之後，我將來可以安心地修行。」在座應該有同學有這樣的想法吧，是不是？要是我是一個世間人，如果我想修行，我應該也會有這樣的想法：「我又不是出家法師，也沒有人供養我，如果我想修行，當然要有錢，錢自己不賺，別人又不給我，那只好自己賺錢。」對吧？所以，這時我們就會很自然地現起一種想法：「我應該要認真地賺錢，等我存了一筆錢之後，到時我再來修行。」

首先，請問：「一個真心想要修行的人應該存多少錢？」（學員：很多錢。）很多錢啊？所以一個真心想要修行的人應該要存很多錢。下一個問題：「一個真心想要修行的人是不是應該先練習知足少欲？」是。所以是在練習知足少欲的同時，又想要賺很多錢，是這樣嗎？對於一個修行人而言，「知足少欲」應該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說「我要賺很多錢」，賺很多錢要做什麼？（學員：布施。）布施啊？曾經有個同學問我一個問題：「法師，我可不可以去買大樂透？」我說：「你

為什麼要買那個？」「假設頭獎有一千萬，一旦我中頭獎的話，我可以拿一半出來布施。」首先，當一千萬還沒進到你的口袋之前，你是理性的；但當一千萬真的進到你的口袋之後，你根本不會那樣想。你信不信？一千萬還沒有進口袋，你都會說：「我要把五百萬拿出來布施。」但如果你真的有那個福報，中了一千萬，我相信應該沒有幾個人會老實地把五百萬拿出來布施，能夠拿出五十萬就很不錯了；甚至他會說：「至少我有布施。」所以有些人會有一種「我現在先存錢，將來再修行」的想法。但問題是：那樣的人將來有沒有修行不得而知，但能夠確定的是他在累積金錢的過程中，貪欲不斷地增長；在貪欲不斷地增長的同時，他又會告訴自己：「我要當一個修行人。」你不覺得他的思路有點矛盾嗎？乍聽之下，會覺得有幾分道理，但你仔細去分析他的思惟理路，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矛盾。最終有沒有修行可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但在過程中心裡的貪欲每天都在增長，這一點他自己很清楚，甚至到最後他會忘了之所以要賺錢的初衷。只有在什麼情況下，他有可能會再次地想到要修行？他賺不到錢、他很苦，這時他就會覺得：「對，一切痛苦都來自於我過去所造的業，那個業是我在生起煩惱的時候所造作的，一切煩惱都來自於我心中的無明，所以我應該認真學法。」如果他真的能夠賺到大錢，他應該就會忘了學法，因為在當下他不苦了，不苦的人很難生起想學法的心。所以佛在介紹四聖諦時，佛怎麼說？苦、集、滅、道。為什麼先講苦？就是為了先策發起我們的出離心；透由思惟苦，讓我們進一步地想要去尋找苦因。如果我們不苦、我們很快樂、我們很陶醉在當下的生活，就不會想要學法了。

所以那種觀念乍聽之下好像有幾分道理，但實際上我覺得那個站不住腳，光第一個問題：「將來想要當一個修行人，你要存多少錢？」你就很難回答了。假設你說：「如果我想要一輩子都當修行人，我要存一百萬。」那意思是說：「如果沒有存到一百萬，你這輩子都不修行了嗎？」或許你會說：「不是，即便我到最後沒有存到一百萬，我還是會去修行。」如果是這樣，你剛開始設定那麼高的目標做什麼？還是你想要當一個住在豪宅裡的修行人？吃得好、睡得飽、穿得暖，你想要當一個這樣的修行人嗎？也不是。最終你會發現——我們的想法會欺騙我們。簡單來說，它就是要告訴我們什麼？「你現在不要修行。」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欺騙我們。而我們呢？就會順著它的话、照著它的话去做，並且不斷地告訴自己：「對，我就是應該這樣去做。」

我們心中的煩惱不是只有今生才開始欺騙我們，現今我們之所以會淪落到這種地步，就是因為過去生我們被心中的煩惱欺騙還不自覺；今生我們有機會遇到善知識、有機會學法，應該認真地思考：「我心中的煩惱是怎麼欺騙我的？我怎麼會無明到這種地步？對我心中的煩惱百依百順，它叫我往東，我就往東，它叫我往西，我就往西。」我們對心中的煩惱真的是百依百順，但說真的，它給了我們什麼好處？

對於「要不要依止善知識」，這個問題我們要思考很久，「我依止他，我真的會聽他的話嗎？他會不會對我東管、西管？說不定三不五時嘮叨個我幾句……」我們會想很多。對於我們心中的煩惱呢？什麼都不想，它說什麼就是什麼，我們對它就是百依百順；但它給了我們什麼好處？當我們生起強猛的瞋念時，我們快樂嗎？不快樂。當我們生起強猛的貪念時，我們快樂嗎？這個問題或許會比上一個問題再難一點，但其實我們也不快樂。舉一個例子：假設今天我們去逛街，看到一樣很喜歡的東西，由於它的價格貴得有點離譜，我們當下沒有買，但我們很喜歡它，很想要買，回到家之後你會不會想著它？如果它是限量的，雖然有點貴，但是你買得起，這時你會不會想著它？會。洗澡時會不會想著它？會。睡前再想一次；隔天早上醒來又想一次。你晚上會睡得好嗎？不見得。所以當我們心中現起強猛的貪念時，其實我們是不自在的。所以我們心中的煩惱到底給了我們什麼好處，使得我們必須對它百依百順？沒有任何好處。但我們的善知識呢？至少告訴我們正法為何；至於你聽完之後想不想去修行，那是自己的事，但至少你有聽聞到正法。這時候你都還要考慮半天，我們就是這麼顛倒，不是嗎？這可以叫無明，也可以叫顛倒；我們的狀態就是如此。

所以我們說：「如果沒有念死的心，即便我們認為學法是重要的，但我們會把學法、修行的時間不斷地往後延。」甚至我們會說：「我現在手邊還有很多工作，等到所有的工作忙完之後，我再來修行。」我們手邊的工作哪一天可以忙完？就像我也常會有這個念頭，我平常要翻譯書，「等我翻完這本書之後，再來修行。」結果翻完了一本，下一本馬上送到面前，「法師，請翻譯這本書。」好吧，再翻一本。翻完之後呢？又有下一本；要翻到什麼時候？我把這一輩子全部都用在翻譯上，書也不會被我

翻完，是不是？那要翻到什麼時候？你覺得我要翻到幾歲？以我來說，我現在是四十歲，你覺得我要翻譯到幾歲？有同學會說：「翻譯到法師你無法再翻譯為止。」意思是說，翻譯到我眼睛看不到為止嗎？那個時候要怎麼修行？修行的時間是自己去安排的，不是三寶幫我們安排的。如果你真的認為翻譯比修行重要，你永遠會有藉口；但如果你認為修行比翻譯重要，到了某一個時間，你自然會停下翻譯而去修行。

這時，現場應該有同學的心裡已經現出了一個疑問：「法師，難道翻譯不是修行嗎？」你看，有些同學頭點得很大力，我都已經嗅出那個味道了。「難道翻譯不是修行嗎？」各位覺得呢？翻譯也是修行。聽課呢？（學員：也是修行。）確定？這是你們現在講的答案，說不定過個五到十分鐘之後，你就會說「聽課不是修行」。對我而言，翻譯雖然也是一種修行，但那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修行方式。想要聽這一段嗎？雖然有點離題了。雖然你們是透過翻譯在聞法，但有時候我蠻羨慕你們。在場應該有很多同學會覺得：「法師，你是直接聽懂那位師長所說的法，你為什麼要羨慕我們？」對不對？你把你自己放在翻譯的這個位置，如果你身為翻譯，在翻譯的現場，你會不會很在意有沒有把對方所說的話聽完整？會。你會不會很在意自己的表達方式？會。這時你在意的是什麼？你在意的是字面的東西，是不是？還是說，你會把它深深地放到心底，消化之後再講出來？這很難吧，根本沒有時間讓你消化。所以你聽到的雖然是第一手的資訊，但在你的大腦當中，你會希望馬上把聽到的字句從藏文翻成華文，或是從藏文翻成英文，那只是文字上的轉換，應該很難把它聽到心裡吧？這樣的修行是各位想要的修行嗎？在聽法時，只聽表面而沒有深入地去思考，這是你想要的修行嗎？這時你的心中會開始猶豫了。所以為什麼我羨慕你們？如果現場的那位翻譯真的不錯，你聽完之後，還有下一段的空檔可以複習，是不是？如果那位師長講五分鐘，讓翻譯翻五分鐘，你先聽完那五分鐘的翻譯之後，因為你聽不懂藏文，下一個五分鐘你可以拿來思考：「我剛才聽到了什麼法？事情的真相是什麼？理由是什麼？這跟我的生命有什麼關聯？」你不覺得這樣很美妙嗎？我們平常不是說要「即聞、即思、即修」嗎？最好的狀態就是各位的狀態，但很少人這樣選擇，多數人是：「翻譯的那一段我有聽，下一段放空，因為我聽不懂，所以我休息一下。」那是你把自己學法的機會放棄了，你不能怪別人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我很羨慕你們，真的。當然，能夠

直接聽懂師長們的法音，我很羨慕自己；但我不認為翻譯是我真正想要的修行模式。好，先不談這個。

學佛至今，我們的修行之所以還在原地踏步、遲遲無法有明顯的進展，主因是什麼？主因不是我們懂的不夠多，而是我們沒有認真實修。而我們沒有認真實修的關鍵又是什麼？因為我們沒有念死的心。我相信有很多同學應該會有一種想法：「我的修行之所以沒有進展，是因為我懂的非常有限。」會不會這樣？有些同學點頭，「因為我是初學者、因為我懂的很有限，所以我不知道該如何修行。」但事實是這樣嗎？如果是的話，請問：我們在上午所上的那一堂課，那些道理你有沒有聽過？有。那些道理你懂不懂？懂。那些道理你有沒有去實修？可能沒有，對吧？如果那些道理你有聽過、你也聽得懂，但你選擇不去實修的話，等到有一天，如果你真的聽到了很深奧的法類，例如空性的法類，你也聽懂了，難道你就會去實修嗎？有聽懂這一段話吧？如果現今我們在學習無常的法類，在聽懂的情況下，我們沒有選擇去實修；難道有一天你有機會學習空性，你也聽懂了空性的法，你就會去實修嗎？不會。為什麼不會？因為我們所培養的等流就是如此——「只聽，而且最好能夠聽懂；聽懂了之後呢？再去聽另外一個法，再看看自己有沒有聽懂；聽懂了之後，再去聽另外一個法，然後看自己有沒有聽懂……」如此一來，我們永遠沒有實修的機會。培養了這樣的等流，最終即便我們都聽懂了，然後呢？還是不實修。那有沒有結果？沒有結果。所以到現在，我們的修行還是在原地踏步，甚至有可能倒退了幾步，這並不是我們懂的不夠多，絕對不是，而是我們沒有把修行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我們懂得的道理已經夠多了，而且說真的，以我們懂得的那些道理，我們這一輩子去閉關修行，綽綽有餘。你信不信？還是各位覺得要生起一個念死無常的證量很容易？一點都不容易。但如果你能夠生起念死無常的證量，後面的法理輕而易舉；前面的這個生不起來，你學再多的菩提心、空正見、密法的教授，說真的，它很難成為實修的動力。為什麼難？因為我們想的就是現世；到最後，我們多半都只是把佛法當成知識在學習。所以，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我們沒有念死的心。

應該可以這麼說：「在我們學法的初期，念死無常的法門是促使我們想要學法的主因；除此之外，在我們學法的過程中，念死無常的法門也是策發我們精進學習的助緣；最終，念死無常的法門也是能使我們所學的法究竟圓滿的關鍵。」所以，念死無常的法門在我們學法的初、中、後這三個階段，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。或許有些人會說：「念死無常的法門是給那些不懂深奧法理的人在學的；如果懂得空性、菩提心的道理，根本不需要思惟念死無常。」這樣的想法大錯特錯；甚至可以反推回去：如果沒有念死無常的心，即便你學了空性的法門、菩提心的教授，你心的所緣還是緣著現世安樂的話，請問你當下的行為能夠稱為正法嗎？我們在早上的課不是提到：所謂的正法，至少要以來生為主；所謂的正法，至少要以追求來生的安樂為主。如果連這個層次都沒有達到，即便我們學再多的教授，應該都很難成為正法。而且沒有念死的心，當我們學得越多，心中的我慢就會越強：「我學了這個法，你有沒有學？我懂得這個法，你懂嗎？」然後放眼望去都是別人的過失，他永遠看不到自己的問題，所以他用他所學的法來檢視別人，從來沒有觀看自己的心；這樣即便懂得菩提心、空正見的道理，但這是你想要的學佛狀態嗎？應該不是。所以念死無常的法門絕對不是那種「只是給初學者學的、只是給沒有程度的人在思考的」，絕對不是。這是學習佛法的第一步，這一步如果你都沒跨出去、都沒跨穩，想要對於這之後的法理生起定解、生起證量，這樣的可能性應該是零。可以認同嗎？如果你不認同，等一下可以發問。我剛才已經說了我的想法：生不起念死無常的心，想要對於後面的法類生起證量的可能性是「零」；都還不是「不太可能」，「不太可能」是還有可能性存在，但我說它存在的可能性是零。如果你不同意，等一下你可以反問我。

接著，或許有同學會問到，當我們在思惟念死無常的法類時，心中會想著：「既然我有可能隨時會死，那是不是代表我不用計畫未來？因為我隨時有可能死，那計畫長遠的未來對我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。」會不會有這種想法？甚至有同學講得很直白：「難道是要我等死嗎？不要計畫未來，那不就等於是在等死嗎？既然我們要想著自己隨時會死，那為什麼要計畫明天？為什麼要計畫下一個月？為什麼要計畫明年？因為我隨時有可能會死，我只要顧好當下就好。」是這樣嗎？（學員：不是。）不是的理由是什麼？我發現有些同學在聽課時，只要我丟出一個問題，他發現那個問題可

能有陷阱在，他就會否定：「不是，我不認同。」但你問他：「為什麼？」他又說不出來。首先，我們應該思考這一點：在道次第裡面，之所以要我們思惟念死無常的道理，原因是什麼？它是要我們完全不要去計畫未來嗎？不是。我們之前不是有提到：在三士夫裡面，下士夫的目標是什麼？來生的增上生。為了對於這個目標生起希求，他會先思惟死亡無常的道理。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得知：在道次第裡面，之所以強調思惟死亡無常的道理，不是要我們對於未來沒有計畫，而是透由思惟死亡無常的道理，降低我們對於現世安樂的貪著——因為你會死、因為你隨時會死，而且在死之後，你今生所擁有的一切榮華富貴都帶不走。在思惟之後，它能降低我們對於現世安樂所生的貪著，它的目的是這個；進一步，我們才會對於來生的安樂生起希求，而不是要我們只顧當下、不去計畫未來。況且，一個真正的修行人，對於今生想要修行的這條道路，應該要有縝密、詳細的計畫，而不是想到什麼做什麼、想到什麼修什麼。一個好的修行人，他對於今生的修行要有一個長遠的計畫。長遠的計畫可以分為三個部分：短程的、中程的、長程的。例如：如果我們真的想要修行，長程的計畫——「即便今生我無法生起真實的菩提心，我也希望能對於菩提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受。」就先稱它為「造作的菩提心」好了。「即便我無法生起任運的菩提心，但在今生如果有機會、有時間，我希望能對於菩提心生起強而有力的感受。」這是長程的計畫。「如果我的生命有限、時間有限、能力也有限，那退一步——至少對於出離心生起強烈的感受。」為什麼要這樣？這兩者有次第：在還沒有生起菩提心之前，要先生起出離心；沒有出離心作為基礎，哪來的菩提心？所以這是中程的目標。「假使我隨時都有可能會死，沒有充裕的時間讓我思惟出離心的道理，至少我要將追求現世安樂的心轉變成為追求來生的安樂，我希望能對於這一點生起強烈的感受。」這是短程的目標。

所以一個修行人需不需要計畫他的未來？需要。他需要有短程、中程、長程的計畫。但我們現在是怎麼計畫未來的？現在我們計畫未來的方式，完全是以不會死的狀態為考量，我們完全沒有把死亡考慮進去而在計畫未來——「我明天要做什麼、後天要做什麼、下個月要做什麼、明年要去哪裡，甚至後年要去哪裡……」這種計畫完全沒有把死亡考慮進去。真正把死亡考慮進去的人應該要有兩份計畫書：「如果我沒死的話，我要做什麼；如果我死的話，我要做什麼。」是不是應該如此？所以我們剛才

說：真正想要修行的人，對於他的修行應該要有短程、中程、長程的計畫——「如果我隨時有可能會死，我應該怎麼做；如果我還有三年可以活，我應該怎麼做；如果我還有三十年可以活，我又應該怎麼做。」這樣的計畫，它是不是有把死亡考慮進去？是；但我們平常的計畫不是如此。所以回到原來的問題：道次第當中之所以要我們念死無常，是不是要我們只想著當下？絕對不是，那樣的想法是有問題的；而是要我們在計畫未來的同時，也把死亡一起考慮進去。所以，今天上午和這堂課到目前為止，我們討論到的是「我們最終會死」。

下一個部分，在死亡之後我們到底有沒有來生？多數同學應該都會選擇點頭——有來生。有來生的理由是什麼？不要又告訴我：「是佛說的。」「是我的上師說的。」我需要一個明確的理由。先這麼說，死亡之後只有兩條路：有來生跟沒有來生。只有這兩個選項吧？有沒有第三個選項？沒有；要不就是有來生，要不就是沒有來生。對於這件事情，我們要先分析清楚，這個沒有模稜兩可的空間、沒有模糊的空間——有就是有，沒有就是沒有。如果死後沒有來生，我們今生的努力都白費了；如果死後沒有來生，我們今生應該及早享樂；既然沒有來生，就不需要去顧慮來生的事。但問題是：如果有來生呢？如果有來生，我們的思惟模式是不是應該作調整？現在是假設性的問題。因為有同學會說：「我怎麼知道有還是沒有？我就是不確定啊。」所以我們先假設：如果沒有來生，我們今生的努力都白費了；如果有來生，我們是不是應該調整自己的思惟模式？但現在我們多數人的思惟模式是：「我既認為有來生，但我還是很貪著今生。」是不是？而且我們的這種想法和平常的行為，跟那些認為沒有來生的人幾乎是大同小異。這段有聽清楚嗎？我們剛才說死後有兩個情況：沒有來生、有來生。如果沒有來生，我們應該及時享樂，不需要學法；學法浪費時間、浪費錢，先享樂再說。如果有來生呢？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來生？我們是否應該轉變我們的想法、改變我們的行為？大家都點頭。但問題是：我們現在一邊說有來生，但我們的想法都只想著今生，我們的行為也都只為今生努力，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？這表示什麼？這表示我們心中「有來生」的想法，也就只是一個想法罷了。我們早上不是有舉一個例子：隨著年紀逐漸增長，我們所想的距離會越來越遠、範圍也會越來越寬廣。如果我們真的認同有來生的話，照理來說，我們應該會為來生做準備吧？會不會？應該會。

需要舉例嗎？舉例比較清楚。剛才下課有同學跟我說：「因為法師有舉例，我才知道法師在說什麼。」看來舉例很重要。不過你要先搞清楚我們要舉什麼例子，不然你會聽到很多例子，卻不知道那些例子是在說明什麼。

我們現在要舉什麼例子？如果我們真的確定有來生的話，我們應該會為了來生做準備，這一點是確定的。如果你不確定，舉一個例子給你聽：現在是七月中下旬，快八月了。假設九月份你要去西藏旅遊，這是你確定的一件事。在出發前，你會不會做好準備？會。你會準備什麼？西藏的天氣跟新加坡的天氣應該是截然不同的吧？你應該不會穿著短袖、短褲去西藏吧？不會。所以你會準備什麼？你會不會準備行李箱？會。而且尺寸要大小適中，太小的不行，因為你可能會去個十五、二十天，不能只帶兩件衣服，應該要有薄的、厚的、長的、短的，各式各樣的衣服你都會帶，所以要找到一個大小適中的行李箱。但只有行李箱可以嗎？裡面是空的可以嗎？不可以。你裡面要裝什麼東西？你要裝的應該是你到西藏之後會用到的東西吧；你不會說：「我確定要去西藏，但是行李箱裡面裝的都是短褲、短袖。」你會裝適當的東西進去。然後在出發前，要不要確定你的護照有沒有過期？這要不要準備？要。在出發前，要不要買機票？也要。這些是不是都要準備？你為什麼會準備這些東西？因為你確定你會去西藏，是不是？就是因為你確定你會去西藏，所以在還沒有出發之前，你會做好萬全的準備。為什麼你會準備？因為你知道：「如果我沒有準備，我根本去不了；即便我能夠出發，到了當地，我也只有受苦的份。」所以為了讓自己能夠順利地前往西藏，而且到了當地之後不要吃苦，你會做好萬全的準備。這時你會怎麼打包行李？「到了西藏之後，因為西藏的太陽很大，防晒很重要，所以早上我需要哪些東西，中午我要穿什麼衣服，晚上我要準備什麼東西……」你會作詳細的計畫，是不是？

相同的道理，如果我們真的確定來生是存在的，我們是不是也會作計畫？而且我們想要去的來生，應該是把惡趣放在一邊，我們想要去的來生應該是善趣吧？如果你想善趣，你要先拿到機票，我們的手中有拿到前往善趣的機票嗎？先打一個問號。如果你有那張機票，難道你雙手空空地去到善趣就可以了嗎？這就像即便我們有機會

投生為人，難道我們以投生為人為滿足嗎？如果你投生為人之後傻乎乎的，那是你要的人身嗎？不是；如果你投生為人之後病懨懨的，那是你要的人身嗎？也不是。這代表什麼？我們的目標不是只以投生善趣為滿足；在投生善趣之後，我們還有各式各樣的想法：「我不只想要生為人，而且我想生為一個聰明的人；光聰明不夠，還要有健康的身體；只有身體健康不夠，還要有莊嚴的外表。」這樣就夠了嗎？「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有錢人。」還有呢？「有機會學習佛法，最好能夠投生在一個佛法的家庭裡面。」光這樣就夠了嗎？你想要學法，要不要有人教？要。你想不想要遇到跟你有緣的善知識？想。還有呢？學法的期間，你想不想要遇到一群好的法友？還是你只想要孤軍奮戰？你想要有一群好的法友、好的老師，還要有正法，這樣就夠了嗎？如果身處的環境動盪不安，你想要嗎？也不想要。所以你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到了善趣的國度之後，我們要的東西真不少，十根手指頭都不夠用——投生為人是基本的，生為人之後，腦筋要聰明、身體要健康，心地應該也要善良吧？我們常會說：「我希望腦筋聰明，至於心地善不善良好像不是這麼重要。」學法的人心地善良很重要，如果他的本質很善良，那種人學法比較容易有成就。還有呢？要有錢、要對法有信心、能生在佛法的家庭當中、有好的善知識引導、能學到大乘法、有一群好的同行善友……好多。

首先，前往善趣的機票有沒有到手？一個問號。即便到手了，你到那個地方，你想要擁有的那些東西，你現今都準備好了嗎？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。多數人怎麼看待這個問題？「我只要行善、迴向，來生我就有機會投生善趣，不久之後就有機會成佛。」我們多數人不都是這樣想嗎？「我今生努力地行善斷惡、淨罪集資、認真地迴向發願，來生我就能夠獲得好的增上生，然後在不久的將來就能成就無上菩提。」是這樣嗎？應該不是吧。就以剛才的那個例子來說，即便獲得一個增上生，我們的要求都這麼高了，當我們有這樣的想法時，我們需不需要做前行準備工作？還是你覺得只要種下一份善業，將來就可以同時感得那十幾種不同的果報？各位所認知的因果道理是哪一種？「我只要種下一份善業，透由發願，那一份善業會同時感得我想要的那十幾種果報。」是這樣嗎？應該不是吧。相順的因感得相順的果，因果法則應該是如此吧。這在道次第裡面「八因三緣」的那一段就有特別提到：如果你想獲得的增上生要具備這八種的異熟功德，你就要去各別累積它們的因緣；而不是說你只要行一善，

並且認真發願之後，就能夠同時獲得那八種異熟功德。這就像如果你想要同時了解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日文……十種不同的語言，你說：「我只要去學校上一門課，上完之後我發願。」發願完後就能同時精通十種語言嗎？不可能，世間沒有這麼好康的事情；相同的，出世間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。

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思考的是什麼問題？我們都把業果的道理看得太簡單，我們都把行善斷惡的這件事情看得太籠統，甚至我們根本沒有思考清楚「我們來生到底要什麼」，所以現在你會覺得：「我有學也可以，沒有學好像也不會差到哪裡去，反正我又沒有做壞事。」我發現很多同學最後講出來的都是這一句——「反正我又沒有做壞事。」難道你沒有做壞事就可以投生善趣嗎？好吧，即便可以（雖然我不太認同），難道我們沒有做壞事，就能獲得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果報嗎？不行。如果不行，那你說「我沒有做壞事」，這只不過是在安慰你自己吧。所以這個問題需要思考——「我們想要什麼樣的來生？」這就像我們剛才所舉的那個例子——去西藏的例子。你要把那個例子想清楚，那個例子很容易理解，把那個例子拿來跟這個部分放在一起思考，你就會知道我們在講什麼了。

所以我們現在要思考的問題是：在死亡後到底有沒有來生？這件事情要先做個了斷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不要因為佛說「有」而就認為有。佛說「有」不代表有，對吧？如果佛說「有」就一定有，那佛說「有我」就代表有我嗎？不是，因為事情的真相是「無我」。這有很多公案：過去在印度，有一位國王不小心把他的父母親給殺掉了，事後他感到非常後悔，所以完全不敢去見佛。當時佛知道這件事情，佛為了攝受他，你知道佛怎麼跟他說嗎？佛說：「不小心把父母親殺掉，這沒關係。」佛光講這句話，那個人心中就現起了一個想法：「佛不是告訴我們不可以殺生嗎？我不僅殺生，而且還把自己的父母親殺掉了，佛怎麼會說把父母親殺掉沒關係呢？」他生起了一念「想要聽佛到底是要講什麼」的想法，因而佛就為他說法，最終那位國王也因此證悟了。當時，佛所謂的「父母親可以殺」，那當中的父親跟母親，不是真正的父母親，祂要講的是「我們心中的貪念、執著是可以斷除的」，佛要表達的是這個意涵；

但是祂在字面上說「父母親是可以殺的」，這無法被認同，對吧？祂是為了攝受那個眾生而說的。所以在不同的時間、對不同的眾生，佛會應眾生的機而說法。所以，我們要說的是：不是佛說「有」就代表有。就像佛也講唯識的見解、也講中觀的見解；中觀說「諸法無自性」，唯識宗認為「諸法有自性」，這些是不是都是佛說的？是。但事情的真相只有一個，而不會說「諸法既無自性又有自性」；有自性跟無自性是矛盾的、相違的，不可能在同一個法上出現交集，但這兩句話確實都是佛說的。對於適合聽唯識宗的法類的人，佛說「諸法有自性」；對於適合聽中觀宗的人，祂說「諸法無自性」，這兩句話都是佛說的，所以不代表佛說的都是正確的，或者這麼說：不代表佛說的都符合事情的真相。但佛有祂的目的，祂不是為了欺騙眾生而不把事情真相告訴眾生，因為祂不這樣說就無法攝受對方。

所以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：當我們在認定「有來生」還是「沒有來生」時，我們應該先將自己身上「我是佛弟子」的標籤撕掉，而用客觀、理性的態度來分析這件事情，這種態度就像科學家們實事求是的精神一樣；如果你不把「我是佛弟子」的這張標籤先撕掉，我們都會認為「本來就有來生、本來就有前後世」，甚至如果你在眾人面前舉手發問：「請問我們死後有沒有來生？」你旁邊的同行還會瞪你一下：「問這什麼幼稚的問題，學佛就是有來生，沒有來生我們幹嘛學佛？」是不是？其實不是這樣，現在雖然我們認定有來生，但不見得有接受那個觀念，這從我們的行為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，一個真正接受有來生想法的人，應該會像剛才那個例子當中確定自己要去西藏的人一樣。確定會去西藏的人，他上班時也在想：「我等一下下班之後，要去哪裡買什麼東西。」相同的，一個想到有來生的人，他應該也會時時想著：「既然來生我想要獲得那樣的結果，那今生我應該在什麼時間種下那個因。」而不會說「我只要造一分善業，然後好好地迴向，將來就可以感得所有的果報」，沒有這一回事。所以為什麼要思考這個問題？因為我們需要改變自己的想法——把只是「理論上的有來生」，改變成是「打從內心底相信就是有來生」。生起這個念頭之後，你自然會為來生做準備，這時不需要有人鞭策你、提醒你，你自己就會去準備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的嗎？

所以在討論前，我們應該先把「自己是佛弟子」的標籤拿掉。首先，這個標籤是誰貼上去的？自己貼的；應該不是別人幫我們貼的吧？有沒有人認為，我們身上「我是佛弟子」的標籤是別人幫我們貼上去的？有同學應該會想說：「這是我上師幫我貼上去的，因為我皈依他，他發給我皈依證，從那天開始，他幫我貼上『我是佛弟子』的標籤。」「有皈依證」跟「是佛弟子」不一樣；有皈依證不代表你有皈依三寶。認同嗎？我看過有些人為他們家的寵物領皈依證，上師也很慈悲，就把寵物的小名寫在皈依證上。牠確實有皈依證，但牠有皈依三寶嗎？不一定。相同的道理，即便我們手上有拿到皈依證，就代表我們有皈依三寶嗎？應該也不一定。不過這個問題我們之後再來討論，這些問題都需要重新檢視。所以「我是佛弟子」的標籤應該是我們自己貼上去的，至於這個標籤有沒有貼錯，我不便代各位回答；但我相信應該有人貼錯了。意思是什麼？「其實我並不是佛弟子，只是我拿了一張『我是佛弟子』的標籤貼在自己身上」，有沒有這樣的可能？難道你貼了這個標籤之後，就代表你是佛弟子嗎？不一定。這就像什麼一樣？假設這是一顆石頭，我們貼上一個寫著「這是黃金」的標籤之後，它就會變成黃金嗎？不會；相同的，如果我們本身生不起皈依三寶的心，我們在自己身上貼上一張「我是佛弟子」的標籤，也不代表我們是佛弟子，不過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問題。

假設我們真的是佛弟子，這張標籤也沒貼錯，但在探討「有沒有來生」的時候，請先將它撕掉。為什麼要撕掉？有這張標籤，我們會比較偏袒佛所說的話，因為我們認為自己是祂的弟子，再加上我們有「依人不依法」的習性，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，我們容易偏向祂那一邊——「因為佛說有來生，既然我是祂的弟子，所以來生應該是存在的。」所以先把這個標籤拿掉。標籤拿掉之後，我們就像一般普通的人，雖然佛弟子也是普通的人，但我們要講的是：這時我們不是佛弟子，我們是以非常中立、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這個問題。這時，因為我們不是佛弟子，即使佛說「有來生」，那又怎麼樣？我們要討論的是事情的真相。所以在討論之前，我們先把這個標籤拿掉。所以只有兩個選項：有、沒有。有來生的理由是什麼？沒有來生的理由又是什麼？這時候佛怎麼說、菩薩們怎麼說，都已經不能當成理由了，而是如果你認為有來生，理由是什麼？如果你認為來生是不存在的，理由又是什麼？這個問題需要讓各位回去思考

嗎？（學員：需要。）不過時間也差不多了。這個問題，下課之後我覺得各位應該思考一下——有來生的理由是什麼？沒有來生的理由又是什麼？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有來生，那為什麼我們對於今生念念不忘？如果這個問題你之前從來沒有想過，想到最後應該會覺得：「有來生……雖然我說不出一個所以然，但我就是認為它有。你不要要求我想那麼多，我也想不出來。」至於要你想沒有來生的理由，你心裡面根本不想思考，「什麼沒有來生的理由？胡說八道，怎麼可能沒有來生！」但要你說出一個有來生的理由，你又說不上來。這時候你應該問問自己：「如果我這麼相信有來生的話，那為什麼我對於今生念念不忘？我在貪著什麼？」有沒有人會在即將上飛機時，還在對於他的故鄉念念不忘？「我要上飛機出國玩了，但是我還是想要留在新加坡。」不會，當你很想要出國去玩，你就會出去玩，你不會對家鄉念念不忘；除非到了當地吃苦，你才有可能想到你的老家。至少在出門的那一瞬間，如果你的心情是愉悅的、歡喜的，你不會想家。相同的道理，如果我們這麼相信有來生的話，你要給自己一個理由：「為什麼我對於今生、對於今生我所擁有的這一切，我完全無法放下，我在求什麼？」這個問題需要思考吧？這樣可以嗎？

有同學想要提問嗎？（學員：法師好，我想請問怎麼樣才算是實修？）以最簡單的方式來介紹的話，將你所聽聞到的法理，認真思考之後，設法用在你的內心上。這樣可以接受嗎？

還有同學想要現場發問嗎？（學員：希望法師能夠有一節課為我們講說您的學經歷程，讓我們多了解您的背景以及您說法的因緣。）這一次，TBC中心安排了十二堂課，我都已經在想：這十二堂課要怎麼把道次第講完？當然，要講完不困難，只是會變得比較沒有深度就是了。至於我個人的學經歷，這個很重要嗎？不過聽我的學經歷或許會輕鬆一點，因為不需要用大腦思考，反正就是聽別人的故事。學習佛法需要用大腦思考；不過其實這個用詞我不太滿意，應該是「用心思考」。「用大腦思考」這是世間人的用字遣詞，照理來說，大腦應該不會思考問題吧。很多同學的表情：「大腦不會思考問題啊？」請問色法會思考問題嗎？一團肉會思考問題嗎？這樣問，你大

概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。我不認為大腦會思考問題，但我們的想法有些是依附在大腦之上，這個我認同，但要說「大腦會思考問題」，我不認同，佛法的觀點應該也不是如此；是「心法」在思考問題，是我們的「心」在思考問題，而不是「大腦」在思考問題。不過這個問題，我們在這個地方先不討論，或許明天早上我們在討論前後世的時候，會討論到相關的問題。這樣可以嗎？至於我的學經歷，如果有空再說吧。

好，謝謝大家！